

教育部推荐书目 / 新课标同步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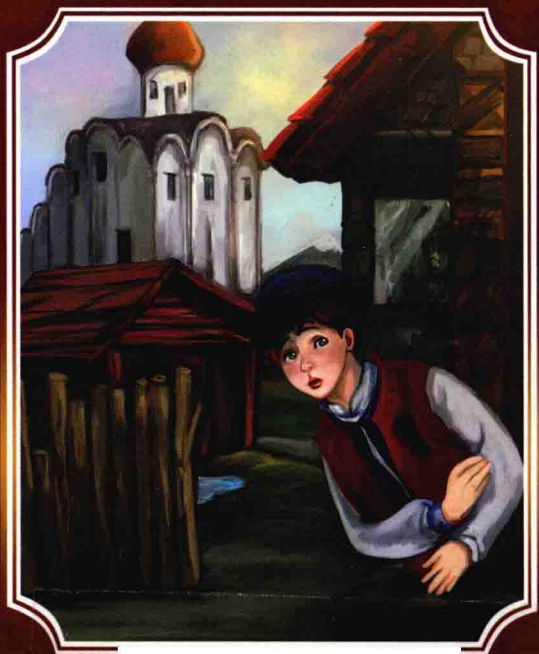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全译本

童年

【苏联】高尔基 / 著 顾宏哲 / 译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之一 俄语文学登峰造极的自传体小说

完美演绎19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生态
培养孩子善良、坚韧、自立的品质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文化部原部长
茅盾文学奖得主

王蒙

台湾著名作家

张晓风

／ 诚
／ 意
／ 推
／ 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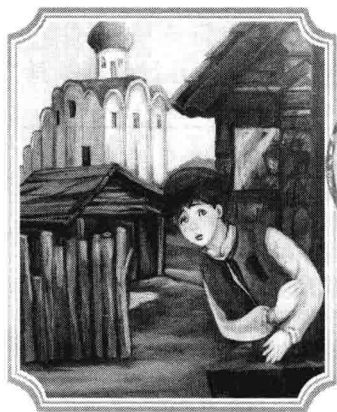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全译本

童年

【苏联】高尔基 / 著 顾宏哲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 顾宏哲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6 (2016.7重印)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ISBN 978-7-5360-7589-4

I. ①童… II. ①高… 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605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绘图: 卡森插画工作室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书 名 童年

TONGN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875

字 数 184,000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的话

《童年》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也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他 1868 年生于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十一岁踏上社会，独立谋生，饱尝辛酸。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却一直坚持勤奋自学，读了许多书，而且他本人曾广泛地接触过社会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的大作家。

《童年》一书描写了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之后，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中的生活，生动地再现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外祖父因家道中落，变得吝啬、贪婪、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外祖母却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她有着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还经常讲一些怜悯穷人和弱者、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廖沙听。正是这些普通人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使他养成不向丑恶屈膝的性格，成为坚强而善良的人。

本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描绘了俄国小市民

阶层风俗人情的真实图景。它不但揭示了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还描绘了作者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童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不可比拟的艺术价值。

本书以儿童纯真无邪的眼光，通过思考和感悟，抒发童年的欢乐和初涉人生的艰难苦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奋斗，对苦难的认识，对光明的向往，并学习其善良、坚韧、自立的品质。因此，这是一部青少年的“生活教科书”，既寓教于乐，又富有当时社会的生活气息。

给我的儿子



在一个有些昏暗的小房间里，窗下，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他穿着白色的衣服，身体显得特别长；他那双赤脚上的脚趾奇怪地大张着，那双温柔的双手上的手指恭顺地放在胸前，也是弯曲的；他活泼的双眼被两圈黑色的铜币遮盖得严严实实，和善的脸颜色发黑，难看地龇出的牙齿让我感到害怕。

半裸的母亲穿着红色的裙子，跪在地上，用黑黑的梳子把父亲柔软的头发从前额往脑后梳，我喜欢用那把梳子锯西瓜皮；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而嘶哑，她灰色的眼睛肿了起来，而且好像融化了似的，流下大滴大滴的泪珠。

姥姥拉着我的手——她圆滚滚的，脑袋很大，长着一双大眼睛和可笑的软塌塌的鼻子；她全身都是黑色，软绵绵的，特别有意思；她也在哭，好像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恰到好处地应和着母亲，全身颤抖着，拉着我，把我推向父亲。我抗拒着，往她身后躲；我既害怕又不好意思。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们哭，也弄不懂姥姥一遍又一遍说的那些话：

“跟你爹告个别吧，你再也看不着他了，他死了，宝贝儿，他死得太早了，他的寿路还没到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刚刚恢复；在我生病期间——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照料过我，后来突然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姥姥，

一个怪人。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尼日尼（指尼日尼诺夫哥罗德——译者注），我可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很可笑，而且莫名其妙：在上边，家里的上边，住过一些大胡子、染头发的波斯人，地窖里有一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人卖过羊皮。在楼梯上可以骑着扶手往下滑，或者摔倒时翻滚下来——这我很清楚。可这跟水有什么关系？什么都不对头，乱七八糟，让人觉得好笑。

“我怎么是小鬼？”

“因为你太闹。”她说道，脸上也带着笑。

她说话亲切、愉快、随和。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好上了，现在我就想让她快点带我离开这个房间。母亲让我感到压抑；她的泪水和哭喊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陌生的不安感。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以前特别严厉，很少说话；干净、光滑、高大，像一匹母马；身体坚硬，双手特别有力。可现在她全身都令人不快地肿胀起来，邋里邋遢，身上的衣服都破了；从前整整齐齐的头发披散在赤裸的肩头、落在脸上，像一顶浅色的大帽子，而编成辫子的一半头发，晃晃荡荡，刮碰着父亲沉睡的脸。我在房间里已经站了好长时间，可她一次也没有看我——一直在给父亲梳头，嘟嘟囔囔，痛哭流涕。

几个面色黧黑的男人和一个岗警在门口探头张望。岗警怒气冲冲地喊道：

“快抬走！”

窗户上挂着暗色的窗纱，它像船帆一样鼓起来。父亲有一次曾带我去划小帆船，突然打了个雷，父亲笑了，把我紧紧夹在两膝之间，喊道：

“没事，别害怕，小葱头！”

忽然，母亲重重地从地板上跳起来，马上又无力地倒下去，仰面朝天，头发铺了一地；她模糊的灰色的脸开始发青，像父亲那样齜起牙，她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打开……把阿列克谢带走！”

姥姥一把推开我，扑向门边，喊起来：

“亲人们，别害怕，别动她，看在基督的分上，走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了，发发慈悲吧，老天爷！”

我躲到黑暗角落里的大箱子后面，从那里往外看母亲在地板上蜷曲蠕动，唉声叹气，咬牙切齿，而姥姥在她身边爬来爬去，温柔而高兴地说着：

“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忍一忍，瓦留莎（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译者注）！圣母啊，保护神啊……”

我觉得害怕；她们在地板上父亲的身边忙来忙去，碰他、呻吟、喊叫，可他一动不动，而且分明在笑。地板上的忙乱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母亲不止一次站起身又倒下去；姥姥像个大大的黑色软球一样被拖出了房间；后来，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叫声。

“谢谢上帝！”姥姥说，“是个男孩！”

然后她点燃了蜡烛。

我应该是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就什么也没记住。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个雨天，墓地里一个偏僻的角落；我站在湿滑的黏土堆上，看着坑里，人们把父亲放到里面去了；坑底有很多水，还有青蛙——有两只甚至爬到了棺材的黄色盖子上。

坟旁边是我、姥姥、浑身湿漉漉的岗警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怒气冲冲的男人。温润的、小水珠一样的雨滴落在大家身上。

“埋吧。”岗警说完就走开了。

姥姥把脸埋进头巾角里，哭起来。男人们弯下腰，开始匆匆地往坟坑里填土，溅起水花；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开始往坑壁上跳，下落的土团一次次把它们打回坑底。

“廖尼沙（“我”的小名——译者注），你到一边去。”姥姥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不想离开。

“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姥姥抱怨道，不知是抱怨我，还是抱怨上帝，然后低头站了好长时间；坟头已经与地面平齐了，她还在站着。

男人们用铁锹响亮地拍打着坟上的土；刮来一阵风，把雨吹散了，吹跑了。姥姥拉起我的手，穿过无数黑色的十字架，领我去远处的教堂。

“你怎么也不哭一哭？”走出墓地的围墙时，她问道，“你应该哭一哭的！”

“不想。”我说。

“好吧，既然不想，那就不用哭了。”她悄声说道。

这一切都令人吃惊：我很少哭，哭也只是因为生气，而不是因为疼痛；父亲总是笑话我掉眼泪，而母亲则喊叫：

“看你敢哭！”

后来，我们乘车走在一条宽阔的、有很多小路的肮脏的街道上，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子。我问姥姥：

“青蛙爬不出来了吧？”

“对，已经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频繁和亲热地说过上帝的名字。

过了几天，我、姥姥和母亲乘船，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我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

系着红色的带子。

我将就着坐在包裹和箱子上面，看着窗外，窗户是圆形突出的，像马的眼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不停地涌动着浑浊的带有泡沫的水。有时这水突然蹿上来，舔舐着窗玻璃。我就不由自主地跳到地上。

“别怕。”姥姥一边说，一边伸出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把我扶起来，送回到包裹上去。

水面上是灰色的湿雾；远处某个地方偶尔露出黑色的地面，又重新消失在雾气中和水面上。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只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后，靠舱壁站着，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她的脸黯淡、铁青而且模糊，眼睛紧紧地闭着，她一直沉默，整个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很陌生，连她身上的衣服也让我觉得陌生。

姥姥不止一次小声地对她说：

“瓦莉娅，你吃点什么吧，就一点，啊？”

她不说话，也不动。

姥姥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可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些，但是有点小心、胆怯，而且说得很少。我觉得她害怕我母亲。我理解这一点，也因此觉得和姥姥亲近。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气冲冲地大声说道，“水手在哪儿呢？”

她说的话也奇怪、生疏：萨拉托夫，水手。

这时进来了一个身板宽阔、头发灰白的人，穿着蓝色衣服，他拿来了一个小盒子。姥姥接过盒子，往里放弟弟的尸体，放好后双手托着送到门边，但是——因为身子太胖——她只能侧着身子通过狭窄的舱门，所以在门前可笑地转悠起来。

“哎呀，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然后两个人都不见了，而我留在了船舱里，打量着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走的是你的小弟弟？”他弯下腰问道。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一座城市。看窗外，那就是！”

窗外的土地在动；它是黑色的，时隐时现，冒着热气，像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块面包。

“我姥姥去哪儿了？”

“埋她的外孙去了。”

“要把他埋到土里去吗？”

“那还能怎样？埋。”

我给水手讲了大家埋葬父亲时活埋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还亲了我。

“唉，兄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你看她都痛苦成什么样儿了！”

我们头上响起轰鸣声、呼啸声。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所以没有害怕，可是水手急忙把我放到地上，跑开了，边跑边说：

“得快点！”

我也想跑开。我来到门外。昏暗狭窄的缝隙一般的过道里没有人。离门不远的楼梯台阶上闪着铜光。抬头向上，我看见背着大包小裹的人们。显然，大家都要离开轮船——就是说我也应该走。

但是，当我随着一群男人来到甲板上时，在通向岸边的渡桥上，大家都朝着我喊：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不知道。”

我被推搡、盘问、摸索了很长时间。最后灰白头发的水手来了，

一把抓住我，解释说：

“他是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了……”

他一路小跑把我抱回船舱，往包裹堆里一塞就走了，边走边用手指点着吓唬我：

“看我不收拾你！”

头上的噪音越来越小，轮船不再颤抖，也不再拍打水面发出啪啪声了。一堵湿漉漉的墙挡住了船舱的窗户；舱里又黑又闷，包裹好像变大了，挤得我难受，一切都很糟糕。也许，我就这样一个人被永远留在空荡荡的轮船上了？

我走到门边。门打不开，铜把手不能转动。我拿起一个装着牛奶的瓶子，用尽全力去砸门把手。瓶子碎了，牛奶洒到我腿上，流进靴子里。

门还是没开，我很伤心，躺到包裹堆上，小声地哭起来，后来就含着眼泪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在啪啪地打水和颤抖，船舱窗户亮着，像太阳一样。姥姥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在梳头发，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吓人，它们严严实实地盖住她的肩膀、胸脯和膝盖，然后铺在地板上，黑黑的，闪着蓝色的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拿起来，托在半空中，另一只手费力地把没剩几根齿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发络中去。她用力地撇着嘴，黑色的眼睛里闪着恼怒的火光，在这一大堆头发里，她的脸显得又小又可笑。

今天她看上去很凶的样子，但是当我问她头发怎么这么长时，她又像昨天那样温和、亲切地说：

“可能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吧，他说：‘你快把这些讨厌的头发梳好！’我从小就夸耀这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头发，可到老了，我恨死它们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刚露头……”

“可我不想睡!”

“好吧，那你就别睡了。”她立刻同意了。她一边编辫子，一边不时看看沙发。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面，身体直挺挺地，像一根绷紧的弦。——“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小声说!”

她说话像是用某种特殊的方法唱歌，说出来的话轻易地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像簇簇鲜花，十分温馨、鲜艳、饱满。当她微笑的时候，她那双樱桃一样的大黑眼珠睁得圆圆的，迸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愉快的光芒，一笑就喜庆地露出两排洁白、坚固的牙齿，尽管她脸上皮肤黝黑，皱纹累累，整张脸看上去还是年轻漂亮、容光焕发。这个软塌塌的鼻子、夸张的鼻孔和红红的鼻子尖严重地破坏了这张脸的美感。她闻鼻烟，用的是一个黑色镶银的鼻烟壶。她全身上下都是黑色的，但是她的内心——通过她的眼睛——散发着永不熄灭的、快乐温暖的光辉。她腰弯了，几乎背驼了，而且身体很胖，可是她的动作轻快、敏捷，像一只大猫——她的身体也柔软得像这种温柔的小动物。

她没来之前，我好像一直躲在黑暗中睡觉，但是，她来了，唤醒了，带我来到外面的世界，把我和周围的一切联结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线，把一切都编织成五彩缤纷的花边，因此，她一下子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最容易理解和最亲近的人——是她用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内心，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应对艰难的生活。

四十年前，轮船还走得很慢；去尼日尼的路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初这些无比美好的日子。

天气晴好。我和姥姥从早到晚站在甲板上，头上是晴朗的天，周围是一片金秋景色，伏尔加河两岸风光如绣。浅棕红色的轮船不紧不慢地、懒洋洋地、响亮地用轮叶拍打着蓝灰色的水面，用长长的缆绳拖着驳船，逆流而上。驳船是灰色的，形状像只潮虫。太阳静悄悄地飘浮在伏尔加河上方；每过一个小时周围的景色就换一个样子，一切

都在改变；绿色的山峦就像大地盛装上精美的褶皱；河两岸坐落着很多城市和村庄，远远看去就像雕饰的彩色画；在水面上飘浮着金黄的秋叶。

“你看，多好看啊！”走过一个个甲板，姥姥每时每刻都在这样说。她高兴地睁大双眼，容光焕发。

她经常沉醉在两岸的景色之中，忘记身边的我：站在船舷边，两臂交叉在胸前，微笑着一言不发，眼里泪光闪闪。于是我就去拉她那印花的黑裙子。

“怎么啦？”她回过神来，“我好像睡着了，还做了个梦。”

“那你哭什么啊？”

“亲爱的，这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我老了。”她微笑着说，“我可是已经老了，六十多岁了。”

然后，她就会闻一闻鼻烟，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好心的强盗、有圣贤之人，还有各种野兽和鬼怪。

她讲故事声音很小，神秘秘的，低头对着我的脸，大圆眼珠看着我的眼睛，好像在向我心里灌输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而且讲的时间越长，话说得越顺畅。听她讲故事让人心里无比舒畅。我边听边请求：

“再讲一个！”

“那就再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家神老头儿坐在炕炉下边，一根面条扎进了他的脚丫子里，他摇摇晃晃，叫苦连天：‘哎哟，小耗子们，疼啊！哎哟，大耗子们，我受不了啦！’”

她抬起一只脚，用两手抓住，在半空中晃来晃去，脸上的五官可笑地纠结在一起，好像疼的是她自己。

周围站着一些水手——留着大胡子的和气男人们——他们边听边笑，不停地夸她，也像我一样请求她：

“老太太，就再讲个什么吧！”

然后说：

“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晚饭时他们请她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是偷偷做的：船上有一个跟船的人，他禁止大家吃水果，一旦看见谁吃，就把水果夺走扔到河里。他穿得像个岗警——身上有很多铜扣——而且总是醉醺醺的；船上的人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去，而且总是离我们远远的。母亲她一直沉默不语。她的身躯高大匀称，脸庞黯淡无光、颜色铁青，浅黄色发辫盘在头上，像一个沉重的王冠——她看上去强健有力、坚定果敢——现在这形象还经常像在烟雾或晶莹的云朵后面一样或模糊或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她倔强的灰眼睛从云雾后面远远地、冷冷地看着外面，她的眼睛和姥姥的一样大。

有一次，她很严厉地说：

“妈，人家都笑话你们呢！”

“上帝保佑他们！”姥姥满不在乎地说，“让他们笑吧，随便笑去吧！”

我记得到达尼日尼时姥姥孩子一般高兴的样子。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向船边，边推边大声说：

“快看，快看，多好！这就是尼日尼，我的老天爷呀！看它多好，简直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好像在飞似的！”

外婆还带着哭腔请求母亲：

“瓦留莎，你倒是看看啊，啊？你可能都忘了！高兴高兴吧！”

母亲苦着脸笑了笑。

轮船面对着美丽的城市，停在河心里，河面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船只，桅杆林立。这时，一条载了很多人的大舢板划到轮船边上，

用铁钩子钩住船上放下去的踏板，舢板上的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甲板。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儿，穿一身黑色的长袍，留着一副红金一样的棕红色大胡子，长着鹰钩鼻子和绿色的小眼睛。

“爸！”母亲深沉、响亮地喊了一声，向他扑过去。而他，抱住她的脑袋，用发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叫道：

“怎么啦，傻丫头？啊——！这就对啦……唉，你们啊……”

姥姥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不知怎么地就当场拥抱、亲吻了所有人；她把我推向人前，急急忙忙地说：

“来，快点！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娜塔莉亚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卡杰琳娜，这就是咱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人！”

姥爷问她：

“孩子他妈，你身体还好吧？”

他们亲吻了三次。

姥爷把我从拥挤的人堆里拉出来，捧着我的头问：

“你是谁家的孩子？”

“阿斯特拉罕的，从船舱里跑出来了……”

“他说的是什么？”姥爷问母亲，不等我回答就一把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他爸的一样……都下去，上舢板吧！”

我们下船上了岸，一起往山里走去，坡路上铺满了大块的鹅卵石，两侧是高高的斜坡，长满了枯萎的、东倒西歪的野草。

姥爷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的个子只到她的腋下，快速地迈着小碎步，而她对他来讲居高临下，就像飘在空中一样。舅舅家的人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面色黧黑、头发光滑的米哈伊尔，像姥爷一样干瘦；皮肤白皙、一头鬈发的雅科夫，一些穿着艳丽花裙子的胖女人和五六